

一对「人精」的浪漫爱情

《红楼梦》里有许多动人的场景,其中一处,可能注意到的人不多。

那是第25回,写贾宝玉早晨起来,靴了鞋晃出了房门,这里瞧瞧,那里望望。他在找干杂活的丫鬟小红。四处张望了一会,宝玉才见西南角上游廊底下栏杆上似有一个人倚在那里,面前有一株海棠花遮着。转了一步再仔细看,可不是那个丫头在那里出神。

小红又为什么出神呢?因为贾芸。这贾芸属于贾府一个支派,勉强说也是个公子爷,其实隔得远,连日常生活也是艰难。他前时到宝玉书房里来,空等着宝玉,小红招呼了他,曾经“下死眼”把贾芸盯了两眼。看个人,这么用力气干嘛?贾芸十八九岁,长得“着实斯文清秀”。这么“下死眼”看,就把他刻到心里去了。夜里睡着,贾芸都会跑到梦里来。可是伸手抓不着呀,个人惆怅。

借宝玉的眼光,我们看到一幅美丽的画面:一个十六七岁正当青春的女孩,隔着一株海棠花,影影绰绰地倚靠在游廊下的栏杆上。她有迷茫的相思,无所着落的爱情。她就失落在这里面,忘记了周围的人群和现实的生活。

小红怎么是个“人精”?她在宝玉房里,原本是干杂活的,进不了内室,宝玉也不认识她。但昨天宝玉外出回到房里,身边的几个丫鬟恰好都不在,只好自己拿了碗去倒茶。这时只听背后有人说道:“二爷仔细烫了手,让我们来倒。”一面走上来,早接了碗过去。

这时宝玉仔细打量那丫头:一头黑鬢鬢的头发,细巧身材,却十分俏丽干净。再问一些事由,对答下来,这女孩不仅是聪明伶俐,而且果断自信。虽有心攀高枝儿,说话却不是低声下气的。这便讨着了宝玉的欢喜。

这个机会怎么来的呢?一半是偶然,一半是计策——那天好些人有事不在家,仅剩的秋纹、碧痕两个,也被小红哄着去提水了。所以那二人回来见小红进了内室侍候宝玉,便都诧异,秋纹还兜脸啐了一口,骂道:“没脸的下流东西!正经叫你去催水去,你说有事故,倒叫我们去,你可等着做这个巧宗儿。”

奴婢也是有等级的,而且奴婢对维护这种等级秩序常常更富于热情。

在宝玉这里寻求机会暂无结果,小红又在王熙凤那里找到了机会。

那是到了第27回,在大观园中,王熙凤因身带的丫鬟不在,便站在山坡上招手叫人,小红连忙丢下众人跑过去,笑问:“奶奶使唤作什么?”

王熙凤派小红去传话,再把平儿的回复带来,这些话牵涉许多的人与事,在旁人听来是夹缠不清、头脑发胀,小红却说得门清路清,爽爽脆脆。这很投合王熙凤的脾性,她就做主从宝玉那里把小红要了过来。

绣球花

俞玉梁

我女儿老说我骗人。——锦心绣口,我说的也是你!自信,敦厚,从容;笑意,童心,圆润。善意温馨,淡淡芬芳;美,雅,圆满,包容360度的一切的胸襟!

绣球花,前生可是心灵手巧的绣花女?

绣球花,英雄花,请把它佩戴在你自己的胸前。

五六十颗麦粒编织复式的麦穗,金灿灿的,一穗穗,就如一组组复调的音符,铺叠,交织,和谐而美好向上。作家鲍尔吉·原野讲,巴赫的音符里有麦香。这话说得太好了。它们分别用精神内核和物质颗粒哺育人类。巴赫用音乐赞美耶稣为了人类的救赎,做出自己最彻底、最伟大的牺牲;每一棵饱含天空厚意和大地柔情的麦子,它们也是把自己无私地交付养活人类。有麦田在,我们就能长大,就能一代代好好活。想起这些,内心就会腾起无限的温柔和感恩。

农历五月的田野,一片繁忙景象。象群一样的联合收割机轰轰隆隆,推发一样在麦田里来回穿梭,半天工夫,几十亩的麦地,就被收割干净。当天,麦香就从田畈被移到院落,场地里布列出一个个麦粒堆积的“金字塔”。“田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,小麦覆陇黄。妇姑荷箬

食,童稚携壶浆。相随饷田去,丁壮在南冈。”

一千多年前白居易与如今芒种时节的田野情景,同也不同,同的是,南风起麦子黄熟季候不变,而机械化作业替代了人工收麦,田里农活的劳烦早已画上了句号。

《诗经》的《伐檀》篇,就是怒斥“不稼不穡”过着寄生虫生活的奴隶主贵族老爷,闪射出“劳动光荣”的思想。不劳而获的不齿行为,依然遭农人的唾弃。告别了劳烦农活的老家人,勤劳和与生俱来的吃苦耐劳精神,会促使他们很自律地来到收割后的麦地。假日,我与母亲加入到拾麦穗的人当中,在生态农场收割后的麦地里,手拎编织袋,把地沟、苕儿等收割机割不到地方的麦穗,仔细剪拾一遍。鞠躬一样地一次次弯腰,用剪刀把一个个饱满的麦穗

田野在,希望就在

王征宇

裹了。母亲的面容因劳动显得红润,她掂了掂沉甸甸的袋子开心地,我们把麦穗子晒上几个日头,敲下来磨成粉,估计有四五斤呢,发馒头,全家当早饭吃上一周都没问题。母亲的脑子里好像长着一副换算公式,转动一下,就得出精确的结论。淳朴的笑赶走了母亲的疲倦。最匪夷所思的是邻家阿叔,把两只生蛋的母鸡抱到了麦地,仿佛带上孩子赴宴一样,让母鸡欢喜地在麦地里咯咯跑动。头一点一点,勤快地啄食遗漏的麦粒。阿叔颇为自得地张嘴“呵呵”:“一起发挥特长嘛,人没法捡拾的麦粒,母鸡一同帮忙,丝毫不浪费。”大家听了笑了一阵又一阵。

奇怪,完成神一样伟业的“米神”袁隆平先生,会在梦中惊喜地发现,种的水稻长得像高粱那么高,稻穗像扫帚那么长,稻谷像花生米那么大,他和他的助手们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。这样富有浪漫主义情怀的美梦,把大地的博大与神秘,耕耘的光荣与自豪,反映得光彩夺目。

站在原野上眺望,有理由相信,即便看起来的荒凉地,也是隐含美玉的热土,待有心人去耕耘和雕琢。

我还看到田野中竖得高高的一块牌,上面写着十个斗大的黑体字,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:“保护耕地,我们别无选择。如同十个荷枪实弹的战士,他们紧挨在一起,有着誓死不移的坚定。人是靠粮食活命的,守住粮田,就是守住‘家底’,人心就安。”

“三夏”当时,该收的颗粒进仓,该种的抢时种下、管好。——田野在,希望就在。



边看边聊

葡萄美酒夜光杯

顾伯琪

处的;江南手工,妙不可言的艺。独木座几,四四方方,一木独作,线的艺术,形的韵味,返璞归真,工艺考究,玩味无穷。

我画了图纸,微信发过去,常熟工匠根据图纸定制了刀具,一刀成型。独木镂空四脚,脚上起阳线,“即雕即琢,复归于朴”,制作极简却不简单。材质不能有瑕疵,否则易开裂。无中生有,有中生好,一块不起眼的木料,有好的创意,在工匠手中成佳器,体现“巧匠施工,不留斧斧”的功底。

独木座几,搭载视觉艺术的平台,任意组合摆放文房饰件,展示心怡的文玩。文房清供是门艺术,无需刻意,无需破费,随意摆放。案几摆花瓶,寓意“平平安安”;放置紫砂壶,表示“天圆地方”;变化多端,可置奇石,玉器,文竹,菖蒲等等。最欣赏的是“葡萄美酒夜光杯”的陈设,有唐诗作铺垫,“夜光杯”是带有浓厚地域性的时代符号,如今也是《新民晚报》的文化符号。

生活美学,文房美器置佳杯,夜光杯晶莹剔透,带来视觉享受,供于案头,与心为伴,极具禅意,可阅读,可摆玩。作为文化符号,葡萄美酒夜光杯,不是王维“劝君更尽一杯酒”的杯,也不是李白“莫使金樽空对月”的那杯,它不仅仅是一个杯子,而是穿越时空,超越地域,独一无二的文化品牌,家喻户晓,耳熟能详,从丝绸之路走来的“夜光杯”。

一日小红从宝玉的奶妈李嬷嬷口中得知,宝玉要把贾芸叫进怡红院来。她于是一层层地设计问题,套取答案,弄清楚所有相关信息。

差不多的时候,小红守候在蜂腰桥门前,这是进入怡红院的必经之处。只见那边小丫头坠儿引着贾芸来了。这是精心计算的相逢,看起来却好像是无意的邂逅。她只装着和坠儿说话,向她追问手帕的事,一面把眼去一溜贾芸:双目恰相对时,不觉脸红了,一扭身往蘅芜苑去了。双目对视,脸蛋飞红,这是女孩发出的信号,它解释了桥边邂逅的意义。

贾芸收到了所有的信息。他托坠儿将一块手帕传递给小红,但把它换成了自己的。小红一看手帕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,但她却毫不犹豫地说:“可不是我那块!拿来给我罢。”这表明她接受了贾芸要表达的信息。同时,贾芸还通过坠儿索要谢礼,也就是要求小红作出明确的回应。他们就这样通过一个被蒙蔽的中间人完成了定

5月19日,是著名儿童文学翻译家,作家任溶溶先生的百岁寿诞。这个消息我还是从亲戚发的微信中才知道的,但说来,任老先生还是我的堂舅父呢。

70多年前,我家一直和外公家生活在一起,我们住在四川中路三和里,而他们家就在对面的腾凤里。外公常带我去看望他的堂哥,也就是任溶溶的父亲。每次去他们家,我都会看见堂舅在他的书桌前伏案写作。他的书桌上不仅有很多中文书本,还有一些外文书,那时候他就开始翻译了。他看到我外公来了,会很礼貌地停下笔,站起来,叫一声“三叔来啦”,然后和外公一起聊天。他看到我,摸摸我的头,叫我一声:“肥仔啊。”他知道我是丽琴家的仔(丽琴姐的儿子),问我读几年级,还问我会不会英文,我说会的,就很得意地背了26个英文字母,他说:“光字母不行,会单词吗?”我念了boy、girl等简单的单词,他笑着说:“哦,你还会几句啊。”又说:“光会单词还不够,要连成句啊。”就这样,他鼓励我要好好学习,学好外语将来很有用的。我一直没有忘记这句话,以后我的英文成绩比其他课程都好。

我妹妹在行知中学读书时,正逢任溶溶翻译的《古罗马的道路》出版,很多学生都看过,反响很好。老师知道译者是妹妹的舅舅后,就让她请他到学校作报告。我妈带妹妹前去邀请,他很快就答应了。学校说派人去接他,他说不用,自己坐公交车去了。到学校门口,人家不认识他,不让进去,刚好妹妹和老师来等他,才把他迎进去。任溶溶的报告收获了同学们的热烈掌声,会后他还和同学们座谈,很受欢迎。结束时学校要叫三轮车送他回去,他坚决不肯,依然自己坐公交车回去。

1950年我参军到外地后就很少见面了。直到上世纪80年代,一次我和表兄到杏花楼饮茶,偶尔看到堂舅和他弟弟任德盛也在。这时,堂舅已经是非常有名的儿童文学翻译家了,但他一点架子都没有。他一眼就认出我:“你系丽琴家个仔啊。”招呼我们过去一起饮茶。知道他们每个星期一都会去杏花楼,我和表兄后来就利用这个机会和他会会面,聊聊天。他衣着朴素,为人随和,服务员都认识他。为了不让我们付费,他先把钱交给服务员,说多退少补。我们聊了很多,聊广东鹤山的家乡,聊上海大家族的趣事……他突然问起“魔罗”现在住哪里,我们都不知道这是谁。原来是任民鉴舅父的小名。他对几个同辈小名都能说得出来,而我知道堂舅的原名叫任根盛,就问他,你的笔名是你女儿的名字吧?他说是啊,那时刚开始翻译,也没想成名就随便用了女儿的名字,没想到后来造成麻烦了,来电话找任溶溶,就不知道找谁了。后来“任溶溶”就成了堂舅名字(他的女儿是否改名,我不知道)。我们听后哈哈大笑。当他知道我喜欢写些小文章时,告诉我,写文章要有技巧,但一定要实事求是,不能就事论事,像写流水账似的叙事,更不能用口号来代替。可以形容,按内容也可编成故事似的情节,但不能太离谱,读者才能耐看等等,让我受益匪浅。

堂舅任溶溶翻译了很多作品,对当年儿童有很大的影响。他每翻一本书,他妈妈(我的外婆)就会拿来给我们看,所以他翻的书,我大都看过。耄耋之年,仍然笔耕不辍,还经常在晚报上读到他的文章。他写了80多年的人间美丽故事,字字句句都那么真切,除了他超强的记忆力外,那就是他有渊博的知识。堂舅是我们鹤山人的骄傲,在他百年寿诞之际,我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!

堂舅任溶溶

李钧衍

